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美国的悲剧(下)

〔美〕德莱塞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美国的悲剧

〔美〕 德莱塞 著  
李 强 译

I712.44  
DLS2.1  
V.2

责任编辑:张 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的悲剧/[美]德莱塞著;李强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4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谢凯军主编)

ISBN 7-204-04606-4

I.美… II.①德… ②李…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507 号

美国的悲剧

[美]德莱塞 著

李强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雁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5.5 字数:572 千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204-04606-4/I·832 第二辑总定价:1990.00 元

## 第四十八章

在莱科格斯见过世面，同克莱德这种人物交往过的萝贝塔，对卑尔兹这死气沉沉的村子，真是半点精神也打不起来。即便是怀旧的人对这儿也提不起兴致，这儿一切都是与贫瘠为伍的。

她下车后，刚走到已充作车站的那幢古老破旧的灰房子旁，就看见了父亲。他正坐在家里那辆旧马车上等着她，身上还是那件已穿了十来个个年头的旧外套。那马车虽小，却也五脏俱全，只是那匹老马已是瘦骨嶙峋，同赶车的人一样满身沧桑。父亲和她平日想起他时的样子毫无二致，好似多么身心疲惫似的，不过一见到女儿，脸上顿时明朗起来，她可是他的宝贝啊！她坐到他身边，他便兴奋地大声说起话来。随后他把马车掉转了车头，朝通向村子的路驶去。这儿的坑坑洼洼，崎岖不平，全不似别的村子那些平坦的公路。

车一路驶去，萝贝塔默默数着经过的树、岔道和里程碑，这些从前她是多么熟悉啊！然而这些毫无生机的事物使她心里不痛快。比如农庄上，泰特斯老毛病总犯，能力又差，汤姆那么小，根本帮不上多少忙，这农庄简直成了个累赘，许多年以前房子抵押了两千美元，一直就没付清，此烟囱还没修好，石阶更加破烂不堪。围墙、栅栏、四周的小房舍，一切都没变，不同的是因为落了雪，便不那么难看了。家具仍是从前那样随意堆放着。母亲、弟弟、妹妹们对克莱德与她的关系一无所知。他们只当这是个毫不相干的人，在他们看来，她回来同家人团聚了，才是最令人兴奋的事情。谁能料到，未知的生活，克莱德暧昧的态度，已使她倍受煎熬，她的心情已低落到最低

点。

事实就是如此。看上去她似乎蛮春风得意，可她其实是担着极大的风险的，要想不违背父母心中的原则，只有同克莱德结婚，否则，她就会败坏了家庭的名声，让家人抬不起头，更不要奢望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了，想到这些，她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另外，在这件事上还有更让她痛苦、更难以忍受的——她始终没有把克莱德的事告诉母亲和其他人，因为她一直对他抱有幻想，她担心母亲知道了会问这问那，一来难堪，二来让人以为她想攀高枝，更何况，她确实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所以她对克莱德的不安，便只能如一团不散的疑云，盘桓在她心头。

和汤姆和埃米莉聊了一下之后，她来到厨房。母亲正忙着准备圣诞节的东西，她想从对农庄和莱科格斯的生活感受谈起，把话题引开去，可她一进门，就听见母亲说：“芭比，回来这儿感觉怎么样？没法跟莱科格斯比吧？乡下什么都太寒酸了。”母亲的话显得很沉重。

从母亲的语气和对她的掩饰不住的自豪的神情中，她明白母亲太高估她了，于是她走上前去，亲热地搂住她爽快地说：“噢，妈妈，什么地方有你，那儿就是最快活的地方，知道了么！”

母亲对她这番话报以满意慈爱的一笑，她看了她一眼，拍了拍她的背，“嗯，芭比，”她说，“你也一定清楚我有多疼你。”

母亲口吻中透露着母女多年的感情和信任了解。她们相互信任了解，不止于只期望对方活得快乐，而是更进一步，要彼此毫无保留地倾吐心声，罗贝塔感动得几乎泪湿了。她喉咙里酸酸的，眼睛也真有些湿了，但她竭力克制着，让自己别

太冲动了，否则她真忍不住想把一切都告诉母亲。但她对克莱德的痴情和他们已发生了的关系把她紧紧捆绑住了，她挣脱不开。这儿的人观念太传统了，她母亲也不例外。

她陷入矛盾中，一方面想把心事一股脑地告诉母亲，就算不能解决问题，至少可以得到母亲的体谅，另一方面，她嘴上却说的是：“噢，妈妈，我真希望你也在莱科格斯，或者……”她停住了，意识到差点说漏了嘴，她心里想的是，如果母亲在自己身边，说不定克莱德对自己的那种要求就不会轻易得逞。

“噢，我知道你肯定也很想妈妈。”母亲说，“但是，这样也好，你说呢？家里什么样你也不是不知道，而你又很喜欢你的工作，你喜欢它，是吧！”

“嗯，工作是很好。这个我很满意。能给家里分担点，我也高兴，可一个人太孤单了。”

“你可干吗从牛顿家里搬出来，芭比？你不喜欢格雷斯么？我还以为你们很要好呢！”

“啊，开始还行，”萝贝塔回答，“但一有人对我稍好点，她就眼热，她自己又没男朋友。我到哪儿去，她都一定要跟着，或者总让我陪她，搞得我什么也干不成。你也该清楚这档子事，两个姑娘总不能都跟了一个小伙子，妈。”

“那倒是，我理解这个，芭比。”母亲笑了笑，跟着问道，“他是谁？”

“格利菲斯先生。”她犹豫片刻后说道。她接触到的人对家里这个穷乡僻壤而言，不管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她一想到这个，眼前似乎就灵光一闪，与克莱德，总还有希望在一起，尽管她现在疑虑重重，但只要还有哪怕一点希望，她也感到自己很不简单似的。“但你先别和别人说这事，”她接着说，“他不愿让人知道，他的亲戚都是有钱人。我是说，公司就是他们

的，他伯父开的。公司的雇员都得遵守一个规矩，就是所有的部门负责人都不可以跟公司的姑娘交往。其实他对别的姑娘也没兴趣，他只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我们就是这样的。反正我正打算过些日子把这工作辞了，换个地方干干，这样就无所谓了，到时对谁我都不必再隐瞒，他也是。”

罗贝塔也考虑到，克莱德未必那么真心诚意，因为近来他的态度变化那么大，当初也没有定下婚约就与她发生了关系。或许他根本不愿让她把他们的事说出去，永远不说出去，对此她隐隐约约地害怕。再说倘若他不再爱她，也不娶她，那么她更宁愿别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因为那样她该多无地自容啊！

奥尔登太太听了女儿的话，不禁对他们之间这种特殊而暧昧的关系感到不解，她也担心着女儿一生的幸福。尽管罗贝塔单纯善良，但做事谨慎，是母亲最优秀，最懂事聪明的女儿，就怕她……不，没有人能轻易地把她弄到手又顺当地抛弃她，她毕竟是个传统的姑娘。奥尔登太太于是说：“你是指你们老板，就是信上那个塞缪尔·格利菲斯先生的亲戚吗？”

“对，他的侄儿，妈妈。”

“在你们厂工作的小伙子？”母亲问，心里却嘀咕着自己女儿怎么会让这么个有钱有势的年轻人看上了。她早该把这告诉她呀！说明白人家是老板家的人。这事可麻烦了，这种关系从来都是那么一种结局。但她也不排除女儿有保护自己的这种可能性，因为她是那么个美丽而聪明的姑娘。

“嗯。”罗贝塔回答。

“他怎么样，芭比？”

“啊，棒极了。他长得很帅，对我也很好。他做事很有分寸。我们厂里如果没有他，我觉得就没什么好的。他是老板的侄子，专门管女工，所以女工对他当然都挺恭敬，明白吧？”

“哦，这样还行。在有分寸的人手底下干活总比跟一般人强。你对特里贝兹密尔斯的工作不是特别满意，这个我清楚。他常去看你么，芭比？”

“啊，是的，常常。”罗贝塔回答，但心里有些虚，因为她没法跟母亲实话实说。

母亲抬头看着她，发现她脸红了，还当她在害羞，就揶揄她：“你喜欢他，对不对？”

“喔，是的，妈妈。”罗贝塔居然干脆就说了老实话。

“那他呢？他也喜欢你么？”

罗贝塔来到厨房的窗子前。窗下的小坡底下有一块平展的空地，直通向井边的架子，这算得上农庄最好的地方。那儿的几处房子东倒西歪，最可以说明这儿的贫困。其实十年来这些东西已经被认为是管理不善的牺牲品和贫瘠的象征了。她感到她所追求的东西跟眼前的荒凉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这其实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她的追求是和克莱德联系在一起的。悲伤、幸福？爱情的成功、爱情的失败？倘若他对她还是真心的，使她摆脱这儿的一切，那么她和母亲大概就不至于再忍受这儿的一切了。但假如他不是如此，那么她所追寻的梦想——大概也是很糊涂的梦想——一旦破灭，后果就会影响到她以及她以外的人头上，而她以外的人当中，第一个就是她母亲。她对此懊恼极了，但最后还是说：“嗯，他说他喜欢。”

“你觉得他会娶你吧？”奥尔登太太害怕地问，但其实心里很热切。她的希望、她的心，几乎全在罗贝塔身上。

“嗯，我会跟你说的，妈妈……”这话不知为什么说不下去了。埃米莉这时从门口匆匆进来，喊道：“啊，基辅来了。他坐汽车来的，我看有人送他来的，还带了四五包东西。”

汤姆和他哥哥跟了进来。哥哥穿了一件新外套——这是

他到了施纳克达特的通用电力公司后的第一个奖励，他跟母亲亲热地打了个招呼，又跟罗贝塔招呼。

“嗨，基辅，”母亲喊道，“我们以为你要九点钟才到。回来这么早？”

“啊，我都没想到。我遇到利立克先生了，在施纳克达特，他问要不要和他走。我看到特里贝兹密尔斯的老波普·迈尔斯，房子总算盖了二层楼。芭比，”他转身对罗贝塔说，“我看他怎么也得一年才能把瓦铺好。”

“就是。”罗贝塔回答。她在特里贝兹密尔斯有很多熟人。她接过他的大衣和包裹，放在饭厅的桌上。埃米莉好奇地打量着这些东西。

“别动！”基辅对妹妹说，“不到圣诞节早上，绝对不许动。圣诞树你们弄好了没？去年这都是我的活儿。”

“今年还得你干，基辅，”他妈回答，“我对汤姆说，让他把活留给你，你一向会把这些干得很好。”

泰特斯背着一棵树从厨房进来。他脸庞瘦削，胳膊又细，和年轻人生机勃勃的样子截然不同。他立在那儿，冲儿子嘿嘿直乐，罗贝塔觉得不是滋味。她朝他走去，拥住他，心里只盼望大家比从前过得快乐些。“我打赌逊特带回来的东西你爸爸肯定喜欢。”那件深红的格子衣服，她肯定他穿上干活会舒服些。她就希望圣诞节快点到，那时他就看得到这衣服了。

然后她去取了一条围裙，去帮母亲烧晚饭。后来她就没找到机会跟妈妈聊聊，谈她们热衷的事物。直到几小时后才有机会。那时候，她找了个空说：“对，但你先别对别人说。我答应他，绝对不会对别人讲，你就别对人讲。”

礼拜天早上，盖特夫妇来了，吹嘘了一通他们在荷马更发达了云云。其实罗贝塔比妹妹生得美，那个弗瑞德·盖特也不

见得是个什么出众的人物,可是阿格尼丝自从嫁了他,有了依靠,精神和物质上都很满足,相比之下,克莱德却只会给罗贝塔带来烦恼,罗贝塔不禁又像昨天早晨那般不安而焦虑了。她甚至觉得找个像弗瑞德这样又没能力又不英俊,但朴实可靠的人,要比同克莱德这样不清不白强多了。眼前的盖特眉飞色舞地讲着与阿格尼丝婚后一年的发迹史。他如今已辞了荷马那份教书的活,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型的书店兼文具店,还附带卖点玩具和饮料。店里生意很好,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明年夏天他们就有能力置办一套起居室的家具了。圣诞节弗瑞德给妻子买了一架唱机。他们也给家人带了礼物回来,也许是为了证明他们真的暴发了。

盖特来时带了份莱科格斯的《明星报》。早上趁寻客人的当儿——今天他们都迟迟不到——他就边吃早餐边读读报,了解一下本市的新闻。他店里的货有些是从莱科格斯的一家批发站购进的。

“嗯,芭比,你们那儿这会儿正忙吧,”他说,“今天的《明星报》说,格利菲斯公司从布法罗一个地方就弄来十二万个衣服的定单,他们可赚大了。”

“我们的部门一天忙死了。我还不知道!”罗贝塔兴致勃勃地跟他聊起来,“我们从来都没有歇口气的时候,不管生意好不好,不过大概也没有生意不好的时候。”

“他们这生意做得真值,什么也不用操心。听人说他们还打算在伊利诺建一家专做衬衫的厂子,你知道么?”

“是么!我没听说过,是别的公司吧!”

“还有,听你提过你们部门的负责人,那小伙子叫什么来着?也是格利菲斯家的人吧?”他对克莱德好像很有兴趣,边打听边在本市新闻的专栏里查着,这专栏里登的全是莱科

格斯的社交新闻。

“噢，他叫克莱德，是格利菲斯家的，怎么？”

“刚才我好像看见他的名字了。我就是问问是不是他。肯定是了，这儿，不就是么？”他用手指点着一段新闻，把报纸递到罗贝塔面前。

格洛弗斯维尔市的范达·斯蒂尔小姐于星期五晚上举行了一次成功的聚会，莱科格斯社交界的活跃人物均参加了该聚会，他们包括：桑德拉·芬奇雷小姐、贝蒂娜·克伦斯顿小姐、杰尔·杜布尔小姐、格特鲁德·杜布尔小姐、佩勒·海因斯小姐以及克莱德·格利菲斯先生、弗兰克·哈里特先生、特雷西·杜布尔先生、格兰特·克伦斯顿先生、司各特·尼科尔森先生等。按照惯例，这次聚会午夜散场。莱科格斯的参加者凌晨时分乘车归去。据悉此次舞会的大部分参加者准备元旦在施纳克达特市埃勒利的家中再举行一场聚会。

“好像他还挺出风头的呢！”罗贝塔看报时盖特在一旁说。

她读完这段文字后，一下子意识到，克莱德那天说过的人跟这个聚会也不搭界啊！报上没有麦拉·格利菲斯和蓓拉·格利菲斯的名字，而克莱德这一阵挂在嘴边的那些人倒是都去了，什么桑德拉·芬奇雷、贝蒂娜·克伦斯顿、杜布尔姐妹、佩勒·海因斯。报上还说这聚会很成功，他们准备再开一次，他却告诉她没意思！而原本他俩是说好了那晚在一起的。元旦的这个聚会他干脆只字不提，到时他该不会又随便找个什么借口搪塞她吧！噢，上帝！这到底是怎么了！

本来她回家过圣诞节心里还是有一点兴奋的，现在连这么一点点兴奋感觉也没了。她已开始怀疑克莱德对她的关心是不是装出来的。她想到自己的一腔痴情换来的竟是这么可悲的下场，不禁痛心。如果失去了他，他不娶她，不给她一个

家，一个孩子，一个对于她恰当的名分，她在这儿如何还有脸活下去？再说，就算他仍喜欢她，真的喜欢她，但如果那么不清不白的下去，谁能保证有一天他不最终把她抛弃呢！那时她也根本没机会和别人结婚了，她的一生岂不就如此葬送了！她真不敢想象这些，他不是个可依靠的人。

她沉默了。盖特问她：“就是这个人，对吧？”她竟也没有理睬便起身要走，“不好意思，我得离开一下，去口袋里找点东西。”然后她急急忙忙跑回楼上自己原先的房间。进了门她便托着下巴坐在床边，眼睛直勾勾盯着地板——这是她想心事时的习惯动作。

克莱德这会儿会在哪儿呢？

斯蒂尔的舞会他会带哪个姑娘作舞伴呢？他会爱上那姑娘么？在今天以前她从来也没有过他会对别的女孩有兴趣这种念头，因为他一直表现得那么专一忠贞。

但现在……天啊！

她起身来到窗前俯瞰外面的果园，小时候，她是个常常陶醉在果园那美妙的景致里的小女孩。如今那果园只剩一片荒芜，树上细细的枯枝，零星的叶子随着细枝颤动着。那雪、那破败的小屋，都是凄凉的。她在克莱德心中是没有位置的。她于是迫不急待地想赶回莱科格斯去，这儿一刻也不能多呆了，她决定今天要是可以，就立刻动身。她得回到克莱德身边去，使他回心转意。即使他不能完全回心转意，至少她人在那儿，他不致于把全心都用在别人身上。这次她回家度假看来不是个明智之举，虽然是假期，她也不该留下他一个人，因为这样一来，就给了他同别的姑娘接近的机会。这么说来岂不是她的错！她于是心急如焚，想立刻找个借口回去。但是，她这么一走，似乎让人怀疑，尤其是母亲，不会没有想法，那么只

好忍忍，等到圣诞节下午，不能改变计划了。回去以后再也不能离开他那么久了，罗贝塔暗下决心。

接下去的时间她便一门心思盘算着如何才能抓住克莱德的心，使他既顾全她的面子，又在情感上怜爱她，更重要的，将来会迎娶她。或者，倘若他不真诚，她又怎样——如果可以——让他对她真诚起来，并且意识到他们彼此之间的真诚是必要的？还有，如何使自己成为他心中始终不变的唯一，在他心里筑起一道屏障，挡住别人的侵袭？

该怎么办？

## 第四十九章

圣诞节晚上，罗贝塔回到莱科格斯自己在吉尔平家的房间后，却一直没见到克莱德，更别提听他编的故事了。同时，格利菲斯家族那边也听到了风声——如果克莱德和她早想到的话，一定会小心的。斯蒂尔家舞会那段新闻，其实不止罗贝塔，吉尔伯特也看到了，聚会后的那个礼拜天早晨，他正在早餐桌边喝咖啡呢，一眼就看见了这则新闻，他恨恨地把牙咬得咯噔直响，咖啡也没心情喝了，把杯子往桌子上一摔，又将新闻看了一遍。屋里那时恰好只有他和母亲两个人，而母亲对克莱德的看法同他差不多，他便将报纸递过去。

“瞧瞧谁在社交圈里兴风作浪吧！”他尖酸地说，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愤恨。“是不是咱们也得请他来参加跳舞会了！”

“谁？”母亲问，边将报纸拿过来读起来，看到克莱德的名字时，原本平静的脸上也立刻显出讶异的表情来。虽然克莱德搭桑德拉的车和去杜布尔家参加聚会的事也已传到他们耳朵里了，但在报上的社交新闻版上登出来，则又不同。”他怎么

会得到参加这聚会的邀请呢？”她一向了解儿子对这种人的看法，所以心里也不由犯了嘀咕。

“哼，除了芬奇雷这个小笨蛋，这个自以为是的小傻瓜，还能有谁？”吉尔伯特恨恨地回答。“天知道她怎么想的，她好似从蓓拉那儿听说我们不打算理他，所以她就利用这事报复我——报复我曾对不起她。可那也只是她认为我对不起她而已，她是觉得我不喜欢她，这倒是真的，我怎么会喜欢她！蓓拉最清楚了。克伦斯顿我也不喜欢，太虚荣了。她们都只会跟在桑德拉屁股后面。她们算什么？只会摆阔，别的什么也不会，这群人都一样，包括她们的兄弟，格兰特·克伦斯顿和斯图尔特·芬奇雷。记住我说的话，他们哪天不惹出点乱子，就是我瞎了眼。一年到头无所适事，今天这儿玩，明天那儿玩，好像除了玩，他们就不会干别的了似的。我真搞不懂你们干吗让蓓拉和他们搅在一起。”

她母亲对儿子的话倒是不以为意。把女儿同这儿的社交圈子完全隔开，或者给她限定一个小圈子，这根本不可能。这些姑娘这些年在一起已太熟悉了，况且蓓拉和她们处得很好，她不是没头脑的人。

这事既已上了新闻版，吉尔伯特便认定克莱德就是借此事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不管母亲怎么替他堂弟开脱，吉尔伯特依然鄙视他。这个可耻的穷鬼堂兄！头一条不能忍受的是他竟长得像自己；第二条他跑来莱科格斯攀上了他们家。他打一开始就明确地跟他表示过他不喜欢他也不想接纳他。他就是做不了主，否则那会儿就打发了这家伙。

“他那么穷，”他对母亲抱怨说，“在这儿他也就是骗口饭吃。这些人如果真干什么都带上他，他怎么办？他又没地方弄钱，根本没法子和人家比。就算人家愿意带上他，他的工作

又赚不了几个钱，难道有人愿意替他出钱？这群人肯定不会闲呆着，他难道还能一面工作，一面去东跑西颠？”

其实他心里是怕克莱德从此真的会进入到社交场中去，那样的话，他们家，包括他个人，不是也得招待他？而且这样那样的事实也说明他父亲不想把他赶走。

母子俩聊完了以后，待丈夫也来吃早饭时，格利菲斯太太又把报纸给他看了，同时也说明了儿子的看法。格利菲斯当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对克莱德的看法一向与儿子不同。他倒似乎觉得这条新闻恰好证明他当初对克莱德的判断不无根据。

“我得说，”他耐心地听太太说完后，回答说，“就算他没钱，但偶尔参加几个聚会，接受一下人家的邀请，这又有什么要紧！再说，我看这也是冲咱们的面子嘛！我知道吉尔的意思，但我看克莱德不至于像他认为的那么差。反正我不想干涉这事，我也不会去干涉。我既然已接受了他，就得给他个机会，信任他。他的工作做得也不赖。我如果不这么做，别人会怎么看待咱们？”

针对吉尔伯特对他妈妈说过的有关别的方面的话，他又说道：“我当然愿意看到他交往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而不是下三滥的，这还用说么！厂里对他的评价也不错，说是蛮本分的。其实我倒觉得咱们应该夏天时请他到湖上玩几天，当初不是说过么！目前这形势，我看咱们还真得有点表示，不然人家都看得起他，咱们倒好像看不上他了。你听我的话，圣诞节或新年时请他一次，也让人知道我们的态度不是那么冷漠的。”

母亲把这番话告诉吉尔伯特后，他忍不住嚷道：“哈，好家伙！行吧，但我不会对他低眉顺眼，爸爸要是看得起他，干吗

不给他弄个更好的差事！这又算什么！”

本来他们是不打算表示什么的了，可蓓拉从阿尔巴尼回来的当天和桑德拉、贝蒂娜通了电话，又知道了一些有关克莱德的消息，她得知克莱德已得到邀请陪她们去施纳克达特参加埃勒利家举办的元旦舞会了。她自己当然是早就被列入邀请名单的。

蓓拉把这个新情况告诉母亲后，格利菲斯夫妇也只好决定他们亲自邀请克莱德来家里吃饭了，因为这种地步了，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像旁观者一样只看热闹。于是定下圣诞节当天，设下宴会，再多请些客人。他们觉得这样一来就没人会认为他们排斥克莱德了。事情发展到现在，也只能如此了。吉尔伯特后来知道这事后抱怨说：“哼，行啊。如果你们愿意，你们认为应该，就请好了。我反正到现在为止还没觉得有这个必要。不过随你们的便了。康斯坦丝下午要同我去乌的加，我是想来也不行了。”

他心里对桑德拉越发不服气起来，这么个最让他瞧不上的姑娘，竟然不屈不挠地把他逼到这地步！他竟然必须去搭理那个堂弟，没有别的选择！这个克莱德也真够无耻的，明知人家不欢迎他，还削尖脑袋往里钻。他到底算个什么玩意！

就这样，星期一早上克莱德接到了格利菲斯家的信，由麦拉出面邀他圣诞节下午两点去吃饭。他简直兴奋得忘乎所以了，因为这个时间恰好还不耽误晚上八点钟去赴萝贝塔的约。现在在社会地位上，他终于也扬眉吐气了。虽然仍不富有，可是瞧瞧吧，他是怎么被人招待的，不只别人，连格利菲斯家都邀请他。再谈那个对他格外垂青的桑德拉，在话里话外似乎都透露着要和他继续发展下去的意思。他还竟然让吉尔伯特吃了哑巴亏，谁能说这不是能耐？事实证明伯父他们没有忘

了他；或者他们是看他已开始展露头脚，所以才对他另眼相看的。这感觉真好似赛跑比赛得了第一名一般，正有人献上鲜花喝采。克莱德有如从来就如此顺遂般，内心洋洋自得起来。

## 第五十章

格利菲斯家圣诞聚会的客人包括斯塔克夫妇和女儿阿拉贝拉、威南特夫妇——他们的女儿康斯坦丝同吉尔伯特出去了，所以他们就到格利菲斯家来吃饭了——阿诺德夫妇、安东尼夫妇、哈里特夫妇以及莱科格斯另外一些名人。宴会的气氛让克莱德很是肃然起敬了一阵，他感到从此怕是忘不了这个宴会了。晚饭吃到了五六点钟还是没有结束，他提前告辞，更何况他也并没有把萝贝塔那档子事真的放在心上。客人们吃完饭已快到六点钟了，大家高高兴兴地道别，陆续离去了。克莱德当然也不该例外——他还得去赴萝贝塔的约呢——可是，他碰巧同年轻的维奥莱特·泰勒聊了几句，对方说起当晚安东尼家的聚会，也没忘记邀上他：“你当然跟我们一起，对吧？你一定得跟我们去。”他也没有拒绝。他心里尽管也知道萝贝塔这会儿大约已回到家在等着他了，但还是觉得时间并非不够用，应该是的吧！

然而在安东尼家，同小姐们攀谈几句，再跳上几支舞，他就渐渐把萝贝塔抛到脑后去了。时间到了九点钟时他开始有些着急了，因为萝贝塔一定已等了很久了，她大概正抱怨他这人太言而无信了。再说，今天是圣诞节呀！而且她已离开三天了。

他虽然看上去是兴高采烈的，其实心里愈发懊恼了。好在人们已狂欢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了，现在也都累了，渐渐都支